阿公的愛人

◎文□林聰吉　　圖□洪翎凱

我總是在天光微亮時被叫醒，然後阿公就一把拉著我往火車站奔去，那一顆急切想與愛人晤面的心，怎麼是我這一個七歲小孩所能懂。

半睡半醒之間，我們匆匆穿過小鎮的巷弄，一直到坐上了對號快，阿公把行李放在位子上，然後就兀自跑到車廂間的空隙，緩緩地點起紙煙。雲霧後面，我總會看到阿公一抹淺淺而自信的微笑，離家遠了，愛人卻近了。是那種奪門逃家的暢快淋灕，牽起阿公嘴角的微笑。他累了，他想逃了，於是他跳上開往台北的對號快。

葫蘆墩鎮上的人都叫阿公「孟仔」，或許是「夢仔」還是「懵仔」，總之是形容他的孟浪、醉生夢死或是懵懵懂懂，因為他的年少輕狂曾經散盡了幾代累積的家產。阿公在日據時代就玩起了相機，也愛流連於風月場所，因此，他的鏡頭總不免有許多歡場女子的身影；或坐或臥，或雅或豔，或柔或媚，翻看一張張泛黃的照片，阿公昔日的桀驁不馴，風流倜儻就鮮活地躍然於眼前。看見照片中鶯鶯燕燕，爭相擺弄風情，璀璨如花的笑容，不難想像那位正拿著相機，面對她們的青年，一定有著談笑風生的翩翩風采。

阿公雖然出身富裕之家，但是他沒有紈褲子弟的驕縱虛浮，反倒是有著重情講義的質樸。他交遊廣闊，任俠慷慨，只要落難的朋友開口，借錢相助絕不手軟。阿公的有情有義讓他最後執意要迎娶在酒家中結識的麗紅。麗紅是個苦命女子，丈夫被日軍強徵，後來戰死南洋；她為了撫養三個孩子，只得寄身於煙花巷　。不過，在家人的強烈反對下，阿公最終還是未能成就與麗紅的姻緣。

阿公很快地被安排了一樁門當戶對的婚姻。我的阿嬤接連生了七個子女，但是她總拴不住他的心。阿公老在外遊盪，他失了魂，所以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他還是流連於歡場，只是紅粉知己不再，沒有情義的男女交歡，最後往往只能用千金來換得美人的一笑。

失了魂，空了心，幾年之間，火山孝子燒光了所有的家產，街上的店舖轉手他人，鎮外的田地一畝畝變賣。我的父親不但沒有繼承祖產，阿公還留給他一筆可觀的債務。十七歲那年，父親被已經亂了方寸，焦頭爛額的阿公叫到面前，要他從此扛起一家十餘口的生計。「這個家以後就由你做主了」，阿公不待父親開口就轉身離去。「一家之主！？」轟然巨響，父親就此成為撐持整個家族的孤臣孽子。

往後的日子，父親只能領著弟妹們找尋生路。沒有房子，就在親戚家寄住；沒有了地，就在鎮上租了一間小店面做起生意。至於阿公則是澈澈底底從人生潰退了，他變得沉默順從，只把自己當做家中的老僕人。每天一早他就到街上先開了店門，然後由父親展開一天的生意。接著他到市場買菜，中午、晚上則又負責把姑姑煮好的飯菜送給父親。

阿公自知已退無可退，所以只能以一個老僕的身分在大家庭中立足，而他的妻子早在幾年前死去。盛夏的中午，我的阿嬤一個人在大太陽下翻曬稻穀。那田　的收成是屬於親戚家的，只因寄人籬下，所以阿嬤總執意要替親戚分擔農忙；於是當大家都避開正午的烈日時，阿嬤還是繼續在曬穀場工作。終於有一天她倒下了，枯瘦乾黃的身子在床上躺了幾天，就沒了氣息。

阿公得知消息後，從外地奔了回來，撫屍痛哭。「他不愛你阿嬤，他一直就是只愛那個女人。」很多年以後，姑姑幽幽地向我說道。阿公對自己的妻子沒有愛，但總還有情有義。他痛心自己的荒唐，讓這個為他生養七個兒女的妻子送了命。他對她有著深沉的愧疚，但是阿公對自己卻無能為力。

情緣終究還是續了。麗紅輾轉得知阿公家道中落與妻子過世的消息，於是她又來到阿公的面前。那時麗紅早已從良，她在台北的大稻埕經營一家小旅社，子女們也都長大，各自成了家。麗紅笑盈盈地來了，一個萬里無雲的夏日黃昏，她從漸沉的暮靄中走了出來。

晚飯過後，天色都暗了，麗紅推說已經錯過了回台北的車，她是決意要留下來了。阿公與家人都有點不知所措，但麗紅卻心中雪明：她要追求自己的幸福。丈夫早逝，她以自己的青春去獨力撫養三個孩子；遇到所愛，卻又不能結合，最後只能黯然退去，悠悠忽忽繼續討生活。匆匆數十寒暑，而今青春已老，麗紅毅然走向昔日的愛人。

麗紅住了下來，她像源頭活水，注入了阿公久涸的心田；當然，一如從前，她還是像一把火，挑動阿公久違的心跳。不過，此時她眼前的男人竟卻了步。他總想起對家族的虧欠，一個老僕是不應再經歷這水水火火的了，雖然曾經滄海，但那終究再也回不去了。於是，在同樣的沉沉暮靄下，阿公堅定地送走了麗紅。

但是，這舊情終是難了。阿公依然每天在開店門、買菜、送飯中過日子。只是，當他覺得倦了，就會到台北找麗紅，而他總喜歡帶著我隨行。「我是要帶孫子出去玩啦！」阿公在路上遇見熟人，總會這樣說道。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但也心照不宣，面對老鄰居、老朋友，阿公只是靦腆地笑著；但是，我可以感到他內心的怦然，或者說是洶湧澎湃，都快六十歲的老人了，阿公微微泛紅的臉頰，像是一個青澀的少年郎。

那一顆急切想與愛人晤面的心，隨著北上的對號快晃盪啊晃盪，這路程怎像那長長的鐵軌，老是讓人伸直了脖子，還是望不見盡頭。阿公在侷促的座位上緩緩摸弄自己的手指，那應是在咀嚼玩味過往的記憶吧？坐了一會兒，他總又到車廂間的空隙抽煙，雲霧吞吞吐吐，他臉上的線條也柔和起來了。

這一節節封閉的車廂，就像一段段的現實生活，接續不停，老讓人悶得發慌，所以阿公要到空隙間喘口氣，抽根煙，當然，還有與麗紅的相會，這些都是老人生命中僅剩的了。穿過層層相疊的山巒，火車轟隆轟隆向前駛去，淡水河已在眼前，只要跨過鐵橋，愛人就在河岸的那一頭了。

麗紅挽著阿公的手，在大稻埕的小徑輕輕柔柔地漫步，月光下，小男孩踩著戀人的背影一路興奮跳著；男人還是燃著紙煙，但臉上堆著滿滿的笑意。他也會在房間的小鏡前為她梳頭，兩隻粗糙的手在一頭偶見白髮的青絲中上下輕撫，年輕與蒼老就這樣被交織著揉揉撫撫。這許久就燃起的愛從未滅熄，這火一路蜿蜒，綿綿長長。老年之愛的溫婉，沒有乾柴烈火，只有如沐春風，就像三月晚間，輕輕柔柔的淡水河畔。

我們也到碧潭消磨整個下午，阿公掌著槳，小船在他的手中滑過水面，進退自如。談笑之間，我瞥見從未在他臉上出現過的自信，緊握雙槳，命運終於又重回自己手中，阿公得意地笑了開來，麗紅也附和著。人那能跟天爭？浮浮沉沉，我們都只是被命運擺弄的棋子；如果偶爾能捉住身邊的一根浮木，順意操持，圖它一個下午的自在快活，也就不枉此生了。

我們還常去大稻埕的波麗露餐廳。阿公總是慎重其事地在穿戴整齊後才出門，因為他堅持「穿這樣，到那種地方才有面子。」昏黃柔和的燈光下，他教我怎樣用刀叉切開牛排，然後慢慢細細地咀嚼品嚐。阿公不時舉起高腳杯啜飲著，有時他也熟悉地向侍者詢問菜色的內容。老將軍終於回到屬於自己的戰場，我看到眼前這位昔日富家子弟的雍容自在。

而麗紅總是穿著合身的舊旗袍，坐在我與阿公的對面；她話不多，老靜靜看著面前的男人，他們也許都正沉浸在舊日的美好時光吧！日後我慢慢明白，阿公為什麼會在那年的夏日，堅定地送走了麗紅。過去的美好其實只適合偶爾啜飲，年輕時拿不到的，就永遠要不回來了。如果臨老才能相守，那守的又是什麼？大概只剩下即將來到眼前的病苦與老死吧。對身無一物的阿公而言，早早就從人生退場，片刻的溫存懷舊，已是太大的奢求，又何苦要和昔日愛人相守相持，重新粉墨登場呢？

年輕的孟浪與懵懂，也許讓阿公老來懂得對現實的算計；但是，一輩子的情感，那能論斤論兩的秤。一天午後，麗紅的長子來到家中。這並不意外，因為他與父親有生意上的往來，一年總有幾次會來找父親結算帳目。不過，他這次找的不是父親，而是阿公。「我阿母幾天前過世了，是腦溢血。」客廳的空氣一下子全凝結了起來，兩人靜默許久，相對無語，接著阿公就揮了揮手，轉身走進了自己的房間。

晚飯餐桌上，阿公一言不發，往後幾天，他還是照常開店門、買菜、送飯，但卻靜靜不語。無聲的悲慟，只因為這痛是深不見底；終於，他獨自離了家，沒有人知道阿公去了那　。父親倚在家門口，凝視著遠方，沉思良久；他腦海中或許正閃過一幕幕生命中的場景，關於這小鎮、家族、阿公以及自己的滄海桑田。又過了許久，父親突然回過頭來，向家人說道，「就隨他去吧！」

兩天後，有人在大圳旁發現了爛醉倒臥的阿公，父親和我急忙跑了過去。蓬亂的頭髮，憔悴的面容，眼角還有依稀可辨的淚痕；這老人是真的累了，只是他再也不能奪門逃家，飛奔跳上往台北的對號快，去與愛人相聚，歲月無情，這一世的情緣終究還是盡了。

父親不發一語，揹起阿公，大步地往回家的路走去，祖孫三代，兩對父子，沿著圳邊慢慢走著。天光漸漸暗了，無論是阿公、父親或者是我，有一天我們的生命都會像這水一樣流逝而去。這大圳躺在這　大概也有幾百年了吧！它滋養了小鎮，婦人在這

洗衣，小孩在其中戲水，農田得到灌溉，當然，這水也看盡了岸邊人家的聚散離合，但是大圳總只知道默默地盡著它的本份。不管人間是悲是喜，溫柔敦厚與寬容慈悲，也許正是這水留給大地子民的絮絮低迴吧！

得獎感言

到了中年才開始寫作，無非是對自己生命行腳的回顧與瞭望。年過四十真能不惑嗎？

越過一山又一山，但已經走過的，只是前人早已踩平的路。人生的下半場還要順著這足跡走嗎？中年的躑躅，我一直在問。於是我極目往後望去，路的盡頭看到了一個小男孩，還有牽著男孩的阿公。

感謝我生命中有這麼一個老人，儘管他一路走來跌跌撞撞，這或許是因為他的懵懂，或者是慣有的宿醉，但那又何妨？小時候我跟阿公在田埂路走著，他那渾厚的身軀替我遮陽，他的大手老不斷地揮舞，「跟著老將軍走準沒錯！」我總是這樣想。

我還是在瞭望，而書寫阿公，只為了讓中年的自己少點躑躅，而多點大步前行的堅持。